

·科技界声音·



图片来源:新华网

“爱”这个促使我们关心他人的冲动,是我们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与成功的原因。我相信随着我们持续深入未知的遗传学领域,这个冲动会守护我们的未来。“爱”深植于人类的本性中,所以我确信爱人的能力已经刻写在我们的DNA中。爱是基因送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如果有一天这些基因可以通过科学变得更加美好,足以消除无谓的仇恨与暴力的话,从判定我们的人性就一定会减弱呢?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James D. Watson

《科学时报》[2010-05-29]

被誉为人类“DNA之父”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家 James D. Watson 认为,普通百姓与科学家之间造成的鸿沟,可能对科学研究造成的负面因素更多。因为在美国科学研究的经费都是纳税人拿出来的,只有公众认为这是重要的研究,他们才会支持科学家来做。Watson 不仅意识到科普的重要,还很知道如何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懂得利用传播媒介、名人来包装科学,使大众接受,从而做一些对科学有利的事情。中国要开展基因组研究,他甚至建议我们去高调地测试姚明的基因,大众一定会感兴趣。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国际部

(亚洲)主任 李茂业

《科学时报》[2010-05-29]

我的学术论文写作经,称之为“瀑布模式”,是指从上而下宣泄而出的写作,全文思路有迹可循。写论文就是说故事。但这个故事非常严谨。目的是让读者接受你的主张,跟着你走。而且关键在于,确定文章的逻辑流动方式。逻辑流动有两种:演绎、归纳,但不要将两者混搭。

文章是有卖点的,卖点的大小,决定了你往哪个档次的期刊投稿。如果你的课题别人没有做过,这样的卖点冲着前三名

的期刊去;如果论题重要,但是站在千人肩膀上的部分突破,这样的文章,写得好可以发到排名前20%~30%的期刊;要是你的实验,只是微调实验中的一个条件,比如材料、温度等,然后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就去三级期刊投稿吧。

——台湾大学教授 李笃中

科学网 [2010-05-15]

学术不端行为越来越多,而且更加新奇,手段更牛,越来越挑战公众的神经。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人肉搜索”、“引文引擎”、“打假网站”的兴起,简单的抄袭已经能够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因此一些科研工作者开始把“剽窃”的对象瞄准了海外,即把海外公开发表的外文著作翻译成中文,冠上自己的名字,在国内出版。

从过去单纯“抄袭、剽窃”,到“翻译海外著作”,再到“伪造数据,捏造结果”,然后到如今冒出的透过在海外出版“李鬼”而变成“李逵”的“海外漂白”苗头,学术腐败手法层出不穷,值得警醒。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南方日报》[2010-05-19]

珊瑚幼虫在寻找合适的栖息场所时,会受到声音的强烈吸引。正是通过栖息在珊瑚礁群中的海洋生物发出的声音,珊瑚幼虫才能够向珊瑚礁集结,一代代繁衍生息,从而促使珊瑚礁不断成长。由于全球变暖、海水酸化等原因,全球珊瑚礁退化现象十分严重,珊瑚礁已成为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我们担心,船舶航运、海底钻探、地震测试等人类行为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噪音污染将影响到珊瑚礁的生长,令本已十分脆弱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不堪重负”。

珊瑚礁是地球海洋生物链的最重要“基础”,大约有将近一半儿可供人类食用的海洋鱼类都在珊瑚附近安家。因此,一旦海洋中的珊瑚礁发生大面积死亡和消失,将会给人类造成饥荒、穷困甚至是政治动荡。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博士 Steve Simpson

《科技日报》[2010-05-19]

作为“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我觉得“千人计划”入选者有很重的两方面的责任:第一方面,作为我本人,我看得很重,

我对科研,我作为一个专家,作为一个学者,我的专业不能丢,如果丢的话,以后我很难在我的本领域内造成影响、培养人才,所以我竭尽全力,在我的本专业内一定要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仅仅做自己的科研,仅仅在本专业里面培养一些年轻人,仅仅在清华大学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远远不够,这里面存在一个土壤、作物或者和树木的问题。国内的科研环境还相对贫瘠,很多问题亟待改善,体制、机制不尽人意。我觉得“千人计划”人才有一个历史责任,就是帮助中国的科技政策进一步完善,进一步改进,这是“千人计划”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

教授 施一公

人民网 [2010-05-19]



图片来源:科学网

惊叹、好奇心、提问、大胆假设、观察、表达、交流这些都是科学家的学习态度。15年前,法国只有3%的中小学有科学教育,而如今,这样的状况依旧在许多国家存在。我的团队曾在法国小学生中进行过一次调查,请参与的小学生画出心目中科学家的形象,结果一个头上长角、面貌丑陋的男人形象让人大跌眼镜。

“做中学”项目是以幼儿园和小学的科学教育为切入点,从这个阶段开始进行科学教育,首当其冲的困难在于小学老师比较害怕,觉得科学是复杂的事情,她们很难想象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做出科学解释。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只要建立了帮助体系,即连续教育的培训机制,不让老师害怕科学,老师们就可以和学生一起,发掘他们的好奇心。

——法国科学院院士 Pierre Lena

《科技日报》[2010-05-24]

(责任编辑 杨书卷)